

禮記注疏

冊三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八

檀弓上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

具葬之器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碩兄○碩音石

子柳曰何以哉言無子碩曰

請粥庶弟之母

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鬻本又作粥音育賣也注同

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

葬其母也不可

忠怨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

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

子柳曰

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

惡因死者以為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利○惡為路反○正義曰此一節論不粥人之母及因死為利之事

多則與鄰

疏○各依文解之○注子柳至碩兄○正義曰案下檀弓云叔仲皮學

知子碩兄也○注古者至貨財○正義曰解布名也言古者饋錢為泉布所以

然者言其通流有如水泉其流無不徧也鄭又云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其

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無不徧也鄭又云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其

有五銖凡十黍為一參十參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故錢邊作五銖字也鄭又

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

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分五銖右文曰貨左文曰泉直一分重十二銖文

禮記注疏

八

中華書局

云今世謂之。准錢是也。邊猶為貨泉之字。大泉即今大四文錢也。四邊並有文也。貨布之形。今世難識。世人或耕地。猶有得者。古時一箇準二十五錢也。然古又有刀。刀有二種。一是契刀。一是錯刀。契刀直五百。錯刀直一千。契刀無縷。而錯刀用金。縷之刀形如錢。而邊作刀字形也。故世猶呼錢為錢刀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利己亡衆非忠也。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二子衛大夫文子獻公之孫。名拔。蘧本又作蘧。其魚反。從才用反。又如字。拔皮八反。徐

蒲末。文子曰。樂者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瓊請前。刺其欲害

人。良田。瓊伯玉名。○樂音洛。下同。一讀下。疏公叔至請前。○正義曰。此一節論樂五教。反瓊于卷反。又於願反。刺七賜反。蘧伯玉仁者。刺文子欲害人。良田

之事。○注。文子獻公之孫。名拔。○正義曰。案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為公叔氏。○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

者。彥反。孺無節。○弁皮。孔子曰。哀則哀矣。此誠而難為繼也。失禮夫禮為可傳也。

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專反。傳直。疏弁人至有節。○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譏弁

人無能繼學之者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者。此哀之深。後

繼為失也。夫聖人禮制。使後人可傳可繼。故制為哭踊之節。以中為度。耳豈可

過甚。皆使後人不可傳。繼乎。然雜記會申問於會。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

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則與此違者。云會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遠未可為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後。可以制禮。故哭踊有節也。所以知然者。會申之問。泛問於哭時。故知舉重時答也。此之。所言哭踊有節也。哭之時。在於後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孫名州仇。毀孔子者。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

人○注謂君至位者○正義曰知是君疾時者以下云君薨以是舉故知君疾

時也○知卜當為僕者以卜人無正君之事案周禮大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射人

位及王舉動悉隨王故知也○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

也○非之○夫人猶言此反夫人也音扶注同為于偽反注及下注夫為妻同或曰同

爨總以同居生總之親可○疏依文解之○注時有至非之○正義曰知同居

者以下云同爨總故知同居也云甥居外家而非之者以言從母及舅皆是不

甥稱謂之辭故知甥也若他居之言應云妻之兄弟婦夫之姊妹夫相為服不

得云從母之夫舅之妻也言甥居外家而非之者謂甥來居在外姓舅氏之家

見有此事而非之或云外家者以二人同居外家而非之者謂甥來居在外姓舅氏之家

爨總者甥既將為非禮或人為之禮若許服疏人皆可何怪此二人何胤以

據總麻正衰非弔服也故云相為服若是弔服疏人皆可何怪此二人何胤以

為弔服加麻經如朋友然非也凡弔服不得稱服故上云請喪夫子○喪事欲

其縱縱爾○趨事貌縱讀如摠領之摠○吉事欲其折爾○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故

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陵躐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故騷騷爾則野

謂大疾○騷素刀反急疾貌○鼎鼎爾則小人○舒謂大君子蓋猶猶爾之疾舒○喪事

爾○正義曰此一節論吉凶趨容之事各依文解之○注詩云衣裳故述而刺之

云美好婦人初來之時提提然引之者證安舒之意○故喪至猶爾○正義曰

以上喪事欲疾吉事欲舒因上生下故云喪事雖須促遽亦當有常不得陵越

喪禮之節吉事雖有行止住之時不得怠惰寬慢故喪事騷爾過為急疾則如田野之人急無禮若吉事鼎爾不自嚴敬則如小人然形體寬慢也若

君子禮之於喪事之內得疾之中於吉事之內得舒之中○喪具君子恥具不

蓋行禮之時明閑法則志意猶然猶猶是曉達之貌○

懷也喪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謂絞給衾冒○絞戶交反

棺衣之屬○正義曰此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備喪具之事各依文解之○注辟不至之

至弗為也○正義曰此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備喪具之事各依文解之○注辟不至之

屬○正義曰此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備喪具之事各依文解之○注辟不至之

親之日則是不思念其親今送死棺物皆具是速棄其親今未即辦具是時不思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

日脩唯絞給衾冒死而後制是也○

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或引或推重親遠別○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

我而厚之者也欲其一心於妻期○姑姊妹出適大功皆喪經記者錄喪服中有下

三事各以釋之其兄弟之姑姊妹之出適大功皆喪經記者錄喪服中有下

傳文所以嫂叔無服進在姑姊妹之上者取或引或推二者相對其子重服是

引而進之其嫂無服至遠別○正義曰己子服期今昆弟之義猶若不審然故謙

而言蓋○注或引至遠別○正義曰己子服期今昆弟之義猶若不審然故謙

同於己子案喪服傳昆弟之子期報之也此云引者喪服有世父母昆弟之父母期

又云昆弟之子何亦期也子相報之也此云引者喪服有世父母昆弟之父母期

降一等服大功今乃期故云引也二文相兼而斥遠之也昆弟相為服期其

妻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期故云引也二文相兼而斥遠之也昆弟相為服期其

遠別解或推遠別者何平叔云夫男女相為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異

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交之失推使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者

未嫁之時為之厚今姑姊妹出嫁之後為之薄蓋有夫婿受我之厚而重親之欲一心事於厚重故我為之薄○食於有喪者之側未

嘗飽也助哀戚也○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謂客旅曾子曰爾將何之曰

吾父死將出哭於巷以為不可發凶於人之館曰反哭於爾次次舍也禮館人使曾子北面

而弔焉會子至弔焉○正義曰此一節論館客使如其已有之事○曰反哭於爾次者於時立會子之門故會許其反哭於汝次舍之處依禮喪

主西面會子所以北面弔者案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亦在東門北面謂同國之賓會子既許其哭於次故以同國賓禮北面弔焉○孔子曰之

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生之謂無知之

與有知也為猶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

行也○知音智滕本又作滕徒登反饋音悔洗面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無宮商之調

下音生和胡臥有鐘而磬無簣虞不縣之也橫曰簣植曰虞○簣息其曰明器

神明之也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孔子至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生人於

之事也而不可謂生者以物往送葬於死者而致死之意謂之無復有知是不仁

之意是而不可謂生者以物往送葬於死者而致死之意謂之無復有知是不仁

者故何胤云言往死者處而致此死之往者之意謂死如草木無知如此物往送死

捨此二塗不行於世不知之間聖人之所難言付之於全生之物則無知與不可行也

下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是故竹不成用者
 聖人爲教使人子不死亡者不便謂無知不生於死者不便是謂有知故竹不成用
 謂以神明求之無緣也何胤云若全無知則不應若全有知則亦不應不爲用
 器竹器邊無不緣也何胤云若全無知則不應若全有知則亦不應不爲用
 有器不成是不死也○瓦不成味者斷雖飾也木不善斷鄭注云味當作
 不善沫謂瓦器無光澤也○木不成味者斷雖飾也木不善斷鄭注云味當作
 沫沫謂也○磬謂磬面證沫爲光澤也琴瑟張而不平者亦張弦而不調平也○
 箏笙備而不和者亦備而無宮商之調和也○鐘磬而無簣虞者簣虞鐘磬
 格也亦有鐘磬而不用格懸掛之鄭云不縣之也者案典庸器云大喪斂筭虞
 明知有而不縣之也云橫曰簣植曰虞者虞距也以用力故曰虞也○注言神
 至所不可測度故云非人所知也○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有子孔子
 方不可測度故云非人所知也○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有子孔子
 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於齊曰聞之矣喪
 喪人其何稱○問喪問或作聞喪息浪反注及下皆同孫音遜曰聞之矣喪
 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貧朽非人所欲曾子曰參也聞諸
 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
 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
 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
 敬叔則爲之注爲民作爲嫁母皆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
 同向式上反戌音恤魋大回反
 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靡後○侈昌氏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
 反又申氏反

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

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

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

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制昔者夫

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將應聘於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

欲速貧也言汲汲於仕得疏有子至貧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不欲速貧死

此孔子卒後弟子相問冀有所異聞也問喪謂問失本位居他國禮也

仲尼弟子傳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彼注云魯人也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

昭公孫于齊次子楊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曰喪人其何稱者引公羊證失位者稱喪也

君子必不為此言時有子唯問喪不問死曾子以喪死二事報有子者以喪死

俱為惡事貧朽又事類相似既言喪欲速貧遂言死欲速朽案此速貧在前速

朽在後而下子游之對先云死欲速朽後言喪欲速朽隨孔子所見言之先後

也且孔子為中都宰之時制其棺槨不用速朽其事在前夫子失魯司寇使子

夏冉有先適楚桓司至各魁其事在後故子游先言速朽後言速朽亦隨夫子

事前向後注桓司至各魁其事在後故子游先言速朽後言速朽亦隨夫子

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大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

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定公十年會于夾谷攝相事此云司寇者崔靈恩云

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為五大

夫故周禮太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立二小宰

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卿人為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寇也崔所以

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為政又有臧氏為司寇故知孔子為小司寇也崔解可

依○昔夫至之荆○案世家定十四年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

過匡邑匡人圍之○又復去過蒲又反於衛又去衛過曹適宋時定公卒宋桓魋

欲殺孔子伐夫子所過之樹削夫子所過之跡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

適衛既不見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殺寶鳴犢與舜華也又反於衛復行

如陳時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三歲孔子在陳蔡之間

楚使人聘孔子陳蔡乃圍孔子絕糧乏食七日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卒孔子自

迎孔子將書社七百三十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諫而止之是歲楚昭王卒孔子自

楚哀公六年其間年甚遠且失司寇之後嚮宋不嚮楚而云失魯司寇將之

司寇之年也○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恆之孫名伯繆公

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

不外交○繆音木竟音境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言時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

交接焉於虔反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勸之公曰然則

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明不當哭於是與哭諸縣氏陳莊至縣氏

一節論哭鄰國臣之法○注陳莊至名伯○正義曰案
世本成子當生襄子班班生莊子伯鄭依世本知也○仲憲言於曾子曰夏

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所謂致死之仲憲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所謂致

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言使民疑於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非其說夫明

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此或仲憲之言三者皆非

之○注仲憲乎○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致意於死人為死為生之事各隨文解

魯人也其時與曾子評論三代送終器具之義也○曰夏后至親乎○此以下

是原憲所說並非也其言夏后氏所以別作明器送亡人者言亡者憲又言殷家

不堪用之器送之表示其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者憲又言殷家

不別作明器而即用祭祀之器送亡人者祭器堪為民有知也者憲又言殷家

同故以有用之器送之表示其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者憲又言周

世并用夏殷二代之器送之表示其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者憲又言周

致惑不可定者故并用送之是示於民疑惑不定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

然乎者曾子聞憲所說不是故重稱不然深鄙之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

器也者曾子鄙憲言畢而自更說其義也言二代用此器送亡者非是為有知
與無知也正是質文異耳夏代文言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送之非言為無知
也殷世質言雖復鬼與人有異亦應恭敬是同故用恭敬之器仍貯食送之非
言為有知也說二代既了則周兼用之非為疑可知故不重說尋周家極文非
亡者亦宜鬼事亦宜敬事故并用鬼敬二器非為示民言疑惑也然周唯大夫
以上兼用耳士唯用鬼器不用人器崔靈恩云此王者質文相變耳○夫古之
古人胡為而死其親乎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是無知則死之義於仲憲所言也古謂夏時也言

子此獨譏無知者以夏后氏尤
古故也譏一則餘從可知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

為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
年奔魯○木音式樹反又音朱徐之樹反
子游曰其大功乎疑所服也親狄

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

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間也
疏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

為同母異父昆弟死著服得失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木當為朱至十四年奔
魯○正義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戌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故知木當為朱也

言春秋作戍者定十四年衛公叔來奔是也○注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
正義曰同母異父昆弟之喪服無文故子游疑之其大功乎乎是疑辭也云

親者屬大功是者鄭意以為同母兄弟母之親屬服大功是也所以是者以同
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而以母是我親生其兄弟是親者血屬故降一等而

服大功案聖證論王肅難鄭禮稱父母服應更重何以為出母之身不謂出母之子服也
若出母之服大則出母之禮稱父母服應更重何以為出母之身不謂出母之子服也

云同母異父兄弟服大功者謂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故服大功馬昭難王
肅云異父昆弟恩繼於母不繼於父肅以為從繼父而非也張融以為繼父

同居有子正服齊衰三月乃為其子大功非服之差互說是也○今之齊衰狄
儀之間也○不云自狄儀始者庚蔚云狄儀之前魯人先已行之故不云自狄

儀始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

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子思曰吾何慎

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
謂時可行而財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

君子弗行也謂財足以備禮吾何慎哉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

遂子思慎哉○正義曰此一節論為出嫁母之喪以行禮之事○注子思故

具言之○注柳若至衰期○正義曰云嫁母齊衰期者嫁母之服喪期也又

喪服杖期章云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則親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又

鄭止言齊衰期不言嫡庶故謙周袁準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雖主祭

猶宜服期而喪服為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絕族故知與出母同也張逸問

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為父後為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

從於嫁母服何鄭答云子思哭嫂為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

世皆一子○注謂財至行者○正義曰謂若嫁母之家主人不踰主是也

葬己雖有財不得過於主人故下注喪之禮如子贈祿之屬不踰主是也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古謂殷時也上降遠下不降

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為伯

反下及下疏縣子至父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著服上降遠下不降所聞之

注為人同疏之事各依文解之○瑣縣子名據所聞而言也古者不降下不降所聞之

事也古者殷時也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唯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

降賤也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上雖貴不

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

上各以其親庾蔚云上下尊卑也正尊周禮猶不降則知所明者旁尊也

鄭恐尊名亂於正尊故變文遠也○滕伯至父也○謂滕國之伯名文為叔父

孟虎著齊衰之服其虎是滕伯文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謂滕伯為兄

弟之子孟皮著齊衰之子皆著齊衰是上降遠下不降卑也○后木曰喪吾聞

為叔父下為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降遠下不降卑也○后木曰喪吾聞

古也非時尙輕涼慢禮○紵衰去逆反纊葛也縣子至古也○正義曰此以

慢禮之事紵葛也○紵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作之○當記時失禮多尙輕細故

有喪者不服纊衰但疏葛為衰總布為裳故云非古也○古謂周初制禮時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滅蓋子子皋曰若是野哉非之也○唯復呼名子皋孔哭者

改之子蒲至改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哭者呼名非禮之事滅子蒲名子蒲

而反哭則敬鬼神不復呼其名而此家哭獨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

呼滅子皋深譏之故云野哉也非之乃改也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

沽也息亮反沽音古○杜橋至沽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喪須立相導之事沽

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禮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

相侍故時人謂其於禮為纊略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

冠夫子不以弔易音亦徐以歧反○服小斂後不得吉服弔之事但養疾者朝

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記時有不

者又有小斂後羔裘弔者記人引論語鄉黨孔子身自行事之禮以譏當時之

失禮唯孔子獨能行之故言之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

曰有無惡乎齊惡乎齊問豐省之比○稱尺證反有亡皇如字無也一音無下

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母音無○還葬待三月○還音旋斂力驗反

縣棺而封不設碑繹不備禮封當為空○空下棺也春秋傳作壙○縣音玄人豈

封依注作窆彼驗反徐又甫鄧反碑彼皮反繹音律壙北鄧反人豈

有非之者哉不責於人疏子游至者哉○正義曰此一節論問送終所須當辦

其家計豐薄有無也子游曰有無惡乎齊惡乎猶於何也子游言若必隨家之

有無貧富於何可齊故子游疑而問之○夫子曰有毋過禮此答是稱富家也

毋猶不也禮有節限設若家富有正禮可依而不得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

此答貧家也亡無也家無財也但使衣衾斂於首足形體不令露見而已還葬

還便也禮雖衆多葬日有數若貧者斂棺而封封即窆空下棺內擴中也貴者

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也○縣棺而封封即窆空下棺內擴中也貴者

則用碑綽若貧而即葬者但手縣棺而下之同於庶人不待碑綽不設碑綽不

設碑綽不備禮○注封當至作壙○正義曰春秋傳作壙者案左傳昭十二年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司墓之室鄭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壙弗毀則日

中而壙杜注云司墓之室鄭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壙弗毀則日○司士賁

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時失之也禮唯始死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

專以禮許人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疏論不可以禮許人之事案喪大

記始死廢牀至遷尸及襲皆在於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子

游曰諾者子游知襲在牀為是故以許諾之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

人汰自矜大也叔氏子游別字也言凡有來諮禮事當據禮以答之今子游不

據前禮以答之專輒許諾如似禮出於己是自矜大故縣子聞而譏之曰汰哉

當言禮也言○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名言

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疏宋襄公至實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宋

與人器○醯呼兮反醢音海喪為弄反疏襄公失禮之事案春秋宋襄公卒在

信二十三年案文十六年傳云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襄夫人周襄王之姊使

甸師攻而殺之則宋襄公夫人卒在襄公後其年極多此得云宋襄公葬其夫

人者蓋襄公初取夫人死在襄公之時故得葬之其後取夫人是襄王之姊死

在襄公之後義不相妨○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實之者曾子不識器之多但

識其實為非也言既曰神明之器當虛也故識云而又實之也言名之為明器

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案既夕禮陳明器後云無祭器鄭云土

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與人器若此大夫諸侯並得人鬼兼用則空鬼而

實人故鄭云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土既無人器則亦實明器故

既夕禮云甕三醢醢又云無二醴酒也若夏后氏專用明器則分半以實之

殷人全用祭器則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明器人器實之明器虛之

○孟獻子之喪夫仲孫蔑司徒旅歸四布土歸四方之賻布夫子曰可也時

皆貪善其能廉○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會子言非禮祖而讀贈所以存錄之

孟獻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不貪利之事孟獻子之喪送終既具賻布

有餘其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

謂四方賻者泉布本助喪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也時人皆貪獻子之家獨能
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廉皇氏以為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
徒歸賻於四方案春秋魯上卿季氏也仲孫蔑之卒季氏無諡曰敬子者皇氏
之言非也熊氏以為獻子家臣為司徒故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駿戾是家臣亦
有司徒也○成子高寢疾成子高齊大夫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
則如之何觀其意革急也遺慶封之族○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
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
焉不食謂不墾耕○成子至我焉○正義曰此一節論臨死不忘儉之事○注
○墾苦復反

焉不食謂不墾耕○成子至我焉○正義曰此一節論臨死不忘儉之事○注